

不管是“禮”还是“礼”，都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，是人们社会交际中的行为准则。礼貌、礼节、礼仪都属于礼的范畴。

### 字韵歌风

从前，不知道多少年前，反正不是几个月前，一户人家的建房报告总是批不下来，建房材料准备齐全好多年，旧房子岌岌可危，眼看就快不能进去住了，负责建房审批的乡镇干部总是以这样那样的理由不给批。有人给这家人如此这般出了个主意，这家人依计而行，新买回电视机和洗衣机各一台，不是搬回破屋，而是搬到那个干部家，什么话也没说，搁下就走。可把那干部高兴得。一高兴什么借口也没有，大笔一挥，就把报告给批了。等房屋建好，那家人家的户主与家人带上车辆和一大把喜糖上干部家，把干部一家人正使用的电视和洗衣机搬上车拉回家，面对一脸懵圈的干部家人，那户主大声表示感谢：“幸好你们家宽敞，要不然这几个月真不知道该把这两样东西放在哪里！”那干部的婆娘小声问：“不是送给我们的吗？”那户主说：“像你老公这么廉洁奉公的好干部，我们祸害谁，也不能祸害他呀！”

事后有人说那家人太刁，有人说那干部太刁。

这民刁不刁？刁！这小官刁不刁？也刁！是先有刁官后有刁民，还是先有刁民后有刁官？这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，连参考答案都没有。

在我们这个礼仪之邦，这个小故事，是对“礼”的讽刺。

这篇就来说说这个“礼”字。“礼”的繁体字有好几个，最常用的是“禮”。“礼”和“禮”是一个字吗？也许不应该说是，理由是这两个字各有其内涵和外延。

### 兼得斋夜话

“习”就是“实践”的意思。学到了知识，运用了、实践了，发挥了作用，所以才“不亦乐乎”嘛！

## 闲谈举例

□杨譔

我喜欢留心一些平常人的闲谈，发现有些万字论文都说不清的问题，有人只用几个字或一两句话就说清了。举例如下：

过犹不及

某日，送一老先生回家，谈到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。老先生的“业余爱好”是辅导学生写高考作文，因此对学校情况比较了解。他说：“现在的情况是‘过犹不及’。什么叫‘过犹不及’？就像吃得太饱会撑，和没吃饱饿了一样会难受。”

谁最牛

一居住北京多年的画家来我家小坐，浏览了我的一些作品后问：“有没有想过出去做市场？”我说没有。画家说：“在北京，再大的书画家在有钱有势的人眼前都是奴才和‘孙子’。你只要想卖，无论多高的价格，在北京总有人出得起。在北京最牛的书画家是不想卖的那些人。”我想，最牛的应该是那些不奢望自己的作品能卖出天价，也不愿意出卖良知和尊严的人。但这样的人极少。

穿风眼

一次，省文联一朋友邀我去闲谈，正巧省国画院一老画家也在。朋友桌上有一本新出的杂志，上面有介绍我的专题，老画家又正巧翻到那几页。画家把我打量了一下，指着杂志上的照片问：“这是你？这些都是你的作品？”我点了点头，忙说：“请多指教。”他问我书法是跟谁学的，又问画呢？我说没跟谁学过画画，凭自己的理解瞎画的。他听后笑着说：“怪不得，你对画面的构图好像不太懂。你的那个书法老师他懂的，怎么没教你？”我笑而不答。老画家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用手指点着那期杂志上喻继高的画说：“来！我告诉你，画花鸟就是穿风眼。这是最基本的，如何变化全在你自己，但万变不离其宗。”

学而时习之

几个人凑到一起就乱吹，有人说“学而时习之”的“习”字有多种解释，并开始引经据典。一朋友听了说：“不要搞那么复杂，‘习’就是‘实践’的意思。学到了知识，运用了，实践了，发挥了作用，所以才‘不亦乐乎’嘛！”

验证

古人论画说：“远山无皴，远水无波，无树无枝”，这是古人通过观察——写生——再观察后得出的经验。最后一个“观察”带有研究、分析、总结的意思。八大山人画远处荷叶，是用几团墨色变化不大、外形较为整齐的块面挨着排列来表现的，对此我不很理解。一日，站在濠河曲桥上用毛笔在宣纸上写生，见远处有一柄孤独的荷叶，高出水面尺许，遂用大写意手法约略其形，发现竟与八大山人笔下的形象是一致的。古人不吾欺，本于自然如此。

先说“禮”。《说文·示部》：“禮，履也。所以事神致福也。从示从豊。豊亦声。”这是个颇有意思的汉字，左侧为“示”，右侧为“豊”。

“示”的含义比较单一，表示上面站着个身着祭袍、手持祭器、口中念念有词的主祭的祭台。

“豊”本身就是一个汉字，有其独立的内涵和意义。《说文》：“豊，行礼之器也。从豆，象形。凡豊之属皆以豊。”组成这个字的“豆”不是黄豆豌豆的豆，而是“豉”，在甲骨文中表示一种祭器，除了祭祀的时候使用，平时也可用来盛装黄豆之类容易滚动散失的粮食。人们还发现，这种中空的器皿敲击起来声音悦耳，伴随盛装黄豆的多少，既可以婉转，也可以高亢。除了祭祀的时候敲击，其他时候也可以敲击，并且随敲击的节奏，可歌可舞。《诗经》中的十五国风以及那些永远散失的民歌，也许就在这种打击乐中诞生。而“豆”上的“曲”，你可以理解为音乐，音乐最初的功能就是娱神的，音乐就诞生于人们对神灵的祭祀和祈祷之中。按《说文》的本义，这个字表示的是祭师在向神灵敬献美玉美酒的时候，一边击鼓娱神，一边唱颂祈祷。

“示”与“豊”合在一起的“禮”，就表示进行祭祀时的礼仪活动。

如今一说到祭祀，有人就联想到迷信，其实未必，国家还有公祭呢。祭祀是什么？其形式和目的有多种，但其中有一种我认为是可取的，那就是追思先辈先贤堪当楷模的丰功伟绩，像把散乱的黄豆拢聚在一起那样凝聚人心，团结和聚集本族、本部落、本国力量同舟共济、共克时艰。通过这种活动激励后人、警醒和忠告下一辈。《礼记》所谓“礼之所兴，众之所治也；礼之所废，众之所乱也”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《管子·牧民》：“何谓四维？一曰礼，一曰

义，一曰廉，一曰耻。”礼为社会规范，义为行为准绳，廉为修养楷模，耻为反省利器。所谓“礼崩乐坏”，就是指什么规矩都不讲、什么制度都不遵守，谁谁谁想怎么来就怎么来，结果如何？天下大乱。

最初兼代掌管“禮”的部门是春官以及后来的乐府，职能既事神，也奉君。后来，“禮”从祭祀礼乐和仪式，渐渐衍化管理国家、社会和人民的各种典章制度——统治者要你干什么，不是简单发个布告了事，而是以禮待之，禮仪先行，比如编几首歌让国人传唱，入脑入心，寓教于乐，三下五除二就达到了目的。再后来，掌管“禮”的机构进化成礼部，负责礼乐、祭祀、外交、宴乐及学校贡举政令的发布。礼部最高长官礼部尚书，相当于文化部长、国师、外交部长、办公厅主任和教育部部长。在六部中，官不算最大，但管得够宽。

《礼记·冠义》：“凡人之所以为人者，礼义也。”意思是说，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会不会说话，而是有没有规矩礼节；哪怕是不会说话的哑巴，只要懂规矩讲礼节，他也是个堂堂正正的人。

再说“礼”。有人说“礼”是从“禮”简化而来的，他们认为“禮”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其丰富的汉字，简化的时候仅用一个竖弯钩代替“豊”，而成了“礼”——这个令人费解的竖弯钩，仿佛一笔勾销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智慧和文化遗产。他们还说，用汉字六书造字规律分析“礼”字，这个字属于哪种书？还有人说，部首“礻”旁边的竖弯钩，是对一个人在跪拜乞求的样子进行抽象勾勒。那就更符合现代社会的人文精神和社会法则了。“跪拜”算怎么回事？“乞求”合乎什么精神？一句话，得遭受多么强烈且巨大的霸凌和压迫才会呈现出这种屈辱状态？这样的“礼”还有道理吗？



风的样子 吴有涛摄

治国必先治家。领导干部只有首先正身齐家，教好子女、管好家人和身边人，才能用好权力、干好事业。

## 洞明世间事 过好“人情”关

□凌云

了杨开慧之兄要到北京来工作的请求。在毛泽东同志的言传身教下，其子女也事事要求自己，抵制来自各方面的不合理要求。

1982年，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，便专门召集了一个家庭会议，给全家人打招呼：“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，千万不要忘乎所以。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，只能是自己负责，我是不会讲情面的。”

胡耀邦同志任职期间，正是社会上“出国热”“经商热”高温灼人的时候。当时日本的一个学术团体主动找到他的女儿满妹，问她：“愿意到日本进修吗？读个学位或者走走看看都没问题。费用你不用担心，你可以一个人来，也可以带着先生和孩子一起来。时间长短也取决于你，要几年就几年。”满妹考虑了很久，想到那次家庭会议和父亲一贯的要求，她谢绝了对方的好意（这意是好事还是坏事——笔者注）。

就这样，胡耀邦任职期间，胡家兄妹唯恐有损父亲的形象和影响党的声誉，都自觉做到“四不”：一不干政，二不要官，三不经商，四不出国，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

其实，这样的佳话，在一辈革命家中不胜枚举。无论是周恩来同志定下的“十条家规”，还是陈毅同志与家人的“约法三章”，抑或叶剑英同志要求子女“夹着尾巴做人”，都是严以治家、严管家人的楷模。他们的做

事实上，《说文》中明确记载“禮”是正体，“礼”是古文。颜元孙撰写的《干禄字书》记载：“禮礼并正。”说明在唐代，“礼”与“禮”平起平坐，都是正字。古代名碑、名帖中写简化字“礼”的例子不少，在《曹全碑》《朝侯残碑》以及王羲之、虞世南、柳公权、王铎、颜真卿、褚遂良等人的字帖中，能看到简化的“礼”字。

不管是“禮”还是“礼”，都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，是人们社会交际中的行为准则。礼貌、礼节、礼仪都属于礼的范畴。礼貌是表示尊重的言行规范，礼节是表示尊重的惯用形式和具体要求，礼仪是由一系列具体表示礼貌的礼节所构成的完整过程。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说，“礼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。钱穆先生还说，在西方语言中没有“礼”的同义词。礼，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，标志着中国文化的特殊性。

2020年11月中旬，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张迈曾退休，交大六千多名师生自发聚集在校园，洒泪为张书记送行，殷殷深情，依依不舍，观者为之动容。2023年1月中旬，交大校长王树国退休，同样动人的场景再次重现。相隔短短两年时间，两任校长收获相同的礼遇，令人由衷感叹。关键是如此高规格的礼遇是自发的，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谁说人走茶凉？在这礼仪之邦，状态就是风水，人品就是运气，人心才是最高礼仪。

回到本文开头那故事，村民和干部之间，也算是另类的礼尚往来，有什么因，便有什么果，一报还一报。回到“禮”字本身，除了礼节、仪式，还有礼品之意。中国人自古尚廉，礼品并非越贵重越好，千金之礼，何如馈赠对方儿时在故乡吃过的念念不忘的某种烧饼？礼轻情意重。若以钱财谋得事成，便是权钱交易，终会反受其累。



想起这些，并没有流泪，感觉到一股暖流从心窝窜起，漫过喉咙。抬头仰望天空，久久地仰望天空，眼里涌起两片世上最小的海。

## 海棠花未眠

□江徐

春风浩荡，窗外两棵香樟被吹得绿浪翻涌。鸢尾梦幻过了，一年蓬疯狂过了，晚樱早就下过樱花雨了，什么花都没有去采来摘，偶尔动起念头，又马上制止。遇见就好了，凝视就算拥有。我爱花之精髓而非喜欢，所以看两眼就好了。

如果一朵花很美，那么有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，要活下去！这样安慰自己的川端康成，最终还是选择了自我了结，用口吞煤气管的方式。据说煤气的味道是甜蜜的。文字清冽唯美的他的内心，该是怎样一片苍凉？他最终是不是意识到并且不愿承受——心无所爱，再美的花也是虚妄？心里有个人，落英才会缤纷。

不必谈死色变，也不要轻率绝对地否定这种行为，不如用慈悲的目光看取生与死。对于一些敏感的人来说，自杀，是否是极端的一劳永逸的消除自我的方式？是被虚无感穿透而又看不到出路后，对因执算而起的不能承受之轻的逃离？懦弱的放弃，也是因为无力吧。佛陀说，寂灭并非死亡，死亡不是究竟的解脱。如果这些人相信佛陀，就不会以此方式摆脱因我执而起的生之苦闷。其实，我是想借此说些别的什么。什么是信仰呢？信仰是一些你无从确认又愿意相信的事情，是佛陀手中黄叶止啼的那片黄叶。有时，我倒是羡慕那些懂得不多却能轻易信仰的人，信就信，不信就不信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。有所信仰，不系之舟就有依靠。山山水水，花花草草，声声色色，说到底，无非是一堆原子。花开花落，云卷云舒，无非是一堆原子的聚合离散。看穿了，也就无所谓好看难看，也无法比较这个好看那个不好看，更无所谓惊艳，万花不同，万花平等且都平常。

很长一段岁月里，我也乐于看花、赏花，会蹲下来慢慢凝视一朵花，因为各种花卉而心生愉悦。年月渐深，忽然有一天，对花本身失却兴趣，所喜是花带来的意境。若能像孩子那样由衷地赞美一朵花“好美呀”，便是简单的快乐，因花而起的快乐，就是凡心色欲。那一刻，花即是色。色，即是空。空，不是无，空是原子。原子深入到不能再深入的时候，就是空得不能再空的空。这是一条无法回头万劫不复的路，由不得你选择，因为一经发现，就再也回不到没发现的时候。就像一朵花，开了就开了。看破空色，花依然可以很美，或者说花很有意蕴，因为有情。情，又为何物？能否这样说：花只是花，拈花一笑是情。蝶只是蝶，蝶恋花是情。山只是山，我看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看我亦如是，才是情。桃花潭水只是被取名为桃花的一潭水，汪伦的踏歌声才是情。你告诉我，凌晨四点，看见海棠花未眠，海棠是人，因为注入了作者的情。

世间一切，林林总总，之所以迷人醉心，并非林林总总的事物本身，而是心中的情、冥冥中的缘。那些逝去的亲人、爱慕的古人、现实中无法“拥有”的有缘人，从前、现在、最终，他们都是原子，都终将是原子。不，应该这样表达：一切逝去的生命，其实无所谓逝去，逝去的生命，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态另一副皮囊继续留存于天地之间。生生死死，一堆原子聚合离散又聚合又离散，声声色色，一堆原子不断地偶遇分离再偶遇再分离，如此循环往复，无始无终。想起所谓的死亡，我所想到的是归去、是不可思议，是无梦的黑甜。世间一切恐惧，都是人为的概念所致。小时候用麦秆吹肥皂泡，吹起一只，按于桌上，看水泡表面五光十色的液体不断地游逸涣漫，交互行漾，越来越快，直至悄然破灭。那时候，还没读到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”。后来读到了，也没有真正领悟。人的心念之流，也如此游逸变迁，你无从把握。原子，原来，原去，缘来，缘去。

春年终将离去，春天本来就是要离去的，春天虽然离去，燕子又要回来了。“笙歌散后游人去，始觉春空，垂下帘栊，双燕归来细雨中。”倘若，确实因为离别而伤感，一时无法摆脱这份情绪，那就不妨好好感受这份伤感，就像失恋的时候，也不妨好好感受失恋所致的诗意，那是一杯苦酒，是灰色的快乐，不要拒绝，也不可拒绝。对于离去的人与物，心有不舍，是因为心中的情，更是因为那个执念的“我”，是“我”，让你品尝着猛烈的快乐、汹涌的痛苦，让你生发出拥有与失去的错觉，也让你因某个梦中人的眉目笑意与转身离开而大病一场。

作为凡庸之人，除了专注于一事、无梦的酣眠，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忘却“我”的存在？年轻的时候，立于古塔之巅，面对秋日层林，会萌生出一股纵身入大化的冲动。那时候就已厌命而贪生。心中桃花潭水深千尺，所以情情爱爱，如痴似渴。

很少品尝香甜的馨香，也没有真正醒着活过，不是在做白日梦，就是做着奇奇怪怪的温暖玄妙的黑夜梦。梦中，我撑一把透明的伞，抱着婴儿时期的自己走在雨中，回去后看见已死的自己躺在那里。梦中，我的灵魂悠悠飘出堂屋，无悲无喜，无恹无惧，身体以“V”字形在风雨中不断飘远，直至遇见一双温暖的眼睛时，心有所动，想在这双眼睛的檐下尘埃落定，重新开始。梦中，我赶一整夜的夜路，对着朝霞喊出一声“妈妈”，为之热泪盈眶。梦中，意识到奶奶已经不在而伤心落泪，而哭着醒来。梦中，噩梦乱梦即将终结之际，遇见一长排粉色莲花高高地开在乔木上，浩荡，葳蕤，招摇，如虚如幻，好似仙境。第一时间给许久不曾联系的你发去消息，分享这一奇遇幻景，醒来，只记住你的回复里有这样一句：你是灵感充满了灵魂的一个人。而此刻，五月里的一天，春去也，燕子还未来，仰望天空，想起你曾说过，“海棠花未眠，那是人与海棠的相伴”。

想起这些，并没有流泪，感觉到一股暖流从心窝窜起，漫过喉咙。抬头仰望天空，久久地仰望天空，眼里涌起两片世上最小的海。天之苍苍，除开云来云去，真的一无所有吗？倚靠窗台，刚刚写下朝霞与海棠，一转身，看见西天晚霞一片殷红。